开卷有益

逐梦千年，福荫万世

——读冷梦长篇新著《锤炼幸福》

□ 王灿鑫

坚持一线写作，心系民生，并持久关注人类生存状态，是作家冷梦及其作品给人最鲜明的印象。而今，经过四年多的深入采访和反复锤炼，她的长篇纪实文学新著《锤炼幸福》，则关注到了祖国西南边地，一群从一千年历史深处走来的白族工匠。洋洋25万言，她以一种史诗般的磅礴叙事，再现了素有“水乡银都”之誉的白族传统村落新华村，一代代村民逐梦千年、锤炼幸福的艰辛求索路。

这是一部纵贯千年的西南民族团结和谐史。小炉匠是中国大地上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工种，他们身负火炉、小锤、夹钳等工具行走于民间，以金属加工和锅壶器皿修补为业。《锤炼幸福》以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新华村的白族传统银匠为书写对象。他们的先辈和他们，都曾为了各自的幸福人生，背负着沉重的火炉和各种工具，行走在广袤的西南大地，越云岭、走夷方、下南洋、入川藏。在瘴气横生的密林，在毒虫猛兽横生的深谷，在荒无人烟的山地，都曾留下他们和先辈不知疲倦、艰辛求索的背影。随着故事的讲述我们发现，作家笔下的地理不仅有版纳、德宏、临沧、红河、文山等边境口岸，还有迪庆、丽江等高寒之地，楚雄、保山等滇中和滇西地区，以及贵州、广西、宁夏、甘肃、陕西、四川、西藏等省区。甚至还不断前入缅甸、越南、尼泊尔等邻邦。他们风餐露宿，前赴后继，在彝族、壮族、苗族、傣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德昂族、藏族等不同民族聚居的地域，“走一路，找一路，干一路”，以精湛的手艺、谦逊的态度、诚信的人格、勤谨的为人，受到了各兄弟民族的热切欢迎。而他们“既为生活所迫，同时也是各民族之间的一个友好使者”，尊重不同民族的信仰习俗，有的能够“说十几种少数民族语言”，有时也能俯下身子向人学习求教，既传承了手艺，又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令人感佩的是，作者是一个出生和常年生活都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却能以其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架构和诗意般清新灵秀的语言，倾情抒写西南大地五彩斑斓的山川地理、历史风云和民族风俗，又以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真情故事，串连出了一幅纵跨千年的民族团结和谐、休戚与共的历史长卷。

这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幸福创业史。寸发标、母炳林、寸光伟、董中豪、段育槐、段六一、李文彬、王华藻……这些作家笔下的人物，现如今都已是知名的工艺大师。但在此之前，他们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以及手足兄弟、亲友发小，都曾有过一段段或短或长的辛酸血泪史。在跨越千年的艰辛求索中，有多少人常年背井离乡，甚至“大年三十他们仍旧漂泊在外”，又有多少人客死他乡？但新华村人多地少，乱石横生，自古就被称作“石寨子”，生存状况恶劣，不走不闯不干，填不饱一家老小的肚子。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在困难面前选择了担当敢为、勇毅前行，这是他们身上共有的品质。作家乐意亲近每一个人，乐意聆听每一个匠人的艰难创业故事。其中，作为全书重要主人公之一的寸发标形象读来让人印象深刻，他十三岁丧母，十六岁便挑着小火炉等各种工具，随同父兄亲友常年奔波于西南大地，以自己的聪颖智慧和吃苦耐劳精神，为各民族群众做首饰、制嫁妆、修寺院，锻制各种炊具、器皿、佛像、祭品和各种精美的银饰工艺品。后来到了西藏拉萨，他在一个逼仄的“楼梯间”里艰难起步，锻制出一系列精美的银饰工艺品，深受顾客青睐。然而正当自己的事业风生水起之时，他突然被一位来自家乡的记者一声警醒，从此决定告别西藏回到故乡新华村，开创属于自己和村落、甚至是整个鹤庆银器工匠队伍的未来。尽管困难重重，尽管当初有无数人持反对意见，但二十多年的坚守和辛勤付出，终于让他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自己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代表性作品大型银雕屏风连续在“砥砺奋进的这五年”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两个全国大型成就展中展出。同时，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华村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俗文化村”。他带领“全村人都过上好日子”，让“从前被人瞧不起的小炉匠，可以挺起腰杆做人”。“家家有手艺”的新华村人，正是用穿越历史的小锤，“叮响了中国银器历史的沧桑与辉煌，敲响了民族文化的厚重与璀璨”。

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史。时代和英雄，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时代造就英雄。而英雄的诞生，同样需要一个伟大的时代。纵观新华村的千年历史，一代代手艺精湛的白族匠人，早年的创业，可谓步履艰难，步步惊心，稍有不慎，便客死异乡。但在《锤炼幸福》中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为无数的白族银匠通达四海，造就了条件。而信心笃定的寸发标回乡创业，自然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事业启步后不久，就迎来了省委领导到村里调研，同时迎来了“昆明99世博会”、云南旅游业井喷的大好机遇。特别是新时代的到来，让新华村发展又先后迎来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村庄的交通、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迅速改善。在寸发标的带动下，大量的鹤庆银匠结束了栉风沐雨和流离颠沛，回到新华村再次创业，大量的作坊店铺在新华村诞生，大量游客潮水般涌入，大量年轻学徒源源不断加入银器锻制行业，大批高校将实习实践或教研基地瞄准新华村，同时还有大量的电商平台入驻，让昔日的“寡妇村”一下子蜕变为繁荣昌盛的“中国银都”，这何尝不是一幅气壮山河的山乡巨变图？对于寸发标和一代代敢于担当、善于开拓的鹤庆银匠，作家亦不由得如此赞道：“他的爱国报国一点儿都不空洞，在他看来，首先就是以自己的技能报国，例如他不断创新的银雕作品。其次就是带动整个新华村银器制作产业的发展。在寸发标不断攀登人生高峰的同时，在他的积极带动和影响下，新华及鹤庆的银匠群体不断把民族手工艺创新推向了更高的起点，新华村也成为鹤庆县第一个州级小康示范村和省级文明示范村。”这样的足音，何等豪迈！

这是一部穿越时空的技艺传承和攀登史。白族银器锻制，归根究底是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技艺，在千年历史长河中无限包容、广泛接纳，同时也得到了自身的发展。在《锤炼幸福》中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白族银匠进入彝、苗、傣、藏等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博采众长，让一代代银匠的锻制技艺不断得到攀升和创新。作家在广泛采访中也欣喜地发现，大唐时期成熟的金属加工工艺，伴随文成公主一起流入广阔的藏区，最终却反哺和传承到了白族银匠的锻制工艺中；清华大学教授的一句点拨，又使他们钻研出了“木纹金”工艺等巧夺天工的作品，类似的工艺传承和创新的故事还不胜枚举。而这一切，就在于寸发标等一大批当代白族银匠群体身上，始终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攀越信念：他们坚信自己“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坚信自己的手工艺作品是“创作”而不是“制作”，坚信自己锤子下面锻制的是“作品”而不是“成品”，并且坚持其“首创性”和“唯一性”，而且他和同仁们“从来不怕把手艺贡献给自己的同行”，正是这种追求不止、胸怀大义和至公天下的情怀，所以他们能够谱写出光辉灿烂的创业史，同时也能谱写出光辉灿烂的村落巨变史。而且，他们坚信“民族民间工艺品的制作不仅是一门手工技艺，更是一种美的创造、美的体验和美的传播”，所以他们必将锤炼出一种令世人敬畏和无比期羡的幸福，也必将能铸炼出一段段平凡而伟大的人生。这正如作家在开篇时写到的那样：“世上从来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承受苦难，也从来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获得成功；所有你承受的苦难或者磨难，也许都是假造你灵魂的铁砧，你的灵魂在这铁砧上的辗转呻吟和九死一生，都是为了日后有一天让你的生命达到光辉的顶点。造就你的一定是你曾经承受过的苦难。”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逐梦千年，只为造福一方水土，福荫万世子孙。《锤炼幸福》，就是这样一部跨越时空千年的村落史，一部令人感佩的幸福铸炼史。

“大理诗歌季”诗人创作分享会在巍山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 杨继稳）11月7日，30多名诗人、作家、评论家怀着对诗意的追寻，相聚在巍山县南诏博物馆，举行2025年“大理诗歌季”的专场活动——大理本土诗人创作分享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何永飞首先进行创作分享。他结合自身创作经验，从语言锤炼、意象构建、情感表达等角度深入剖析现代诗歌写作技巧，并朗诵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为现场诗歌爱好者提供了宝贵的创作指引。麦田、郁东、山雨、黎虹、鲁吉星、芮晓峰、罗家贵、张云梅、杨红英、刘冬等诗人进行创作分享，周锦国、李丹丹、刘绍良、铁栗、杨义龙、杨友泉等作家和评论家进行“一对一”的点评与交流，充分肯定作品中的闪光点，也直指需要改进的不足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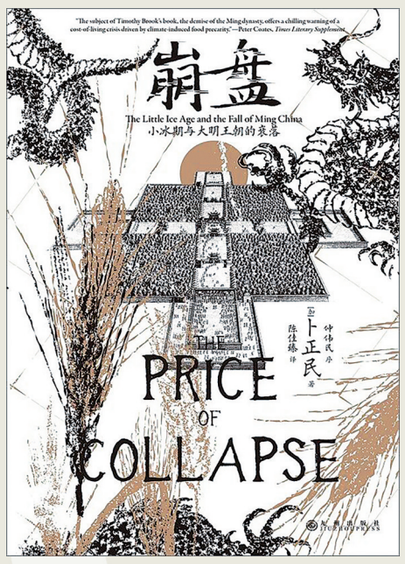
“这几年大理诗歌的发展确实很引人注目，不管是诗歌创作群体还是我们的诗歌创作成就都是影响力很大。今天在巍山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是对我们大理州诗歌整体的一次展望，相信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大理的诗歌会取得更好的成就。”诗人何永飞说。

大理大学教授、评论家周锦国说：“巍山是文献名邦，是南诏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诗歌创作也很多。这次在巍山举行大理本土诗人创作分享会，对促进大理州和巍山的诗歌创作都很有帮助，对诗作的分享评价传播，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次分享会既展现了在场文友们的创作成果，有创作的感悟，也有专业的见解，更有心灵的共鸣，让大家不仅领略了大理诗人的才情与温度，也感受到了文学批评的深度与诚意，为区域文学交流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平台，进一步激发大理本土诗歌创作活力，展现苍洱大地绚烂的文学风采。

本次分享会由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大理州文联主办，大理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巍山县文联承办。

新书速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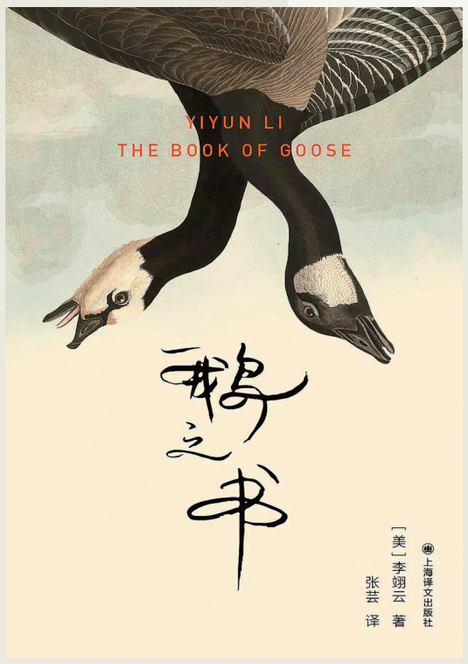
《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
[加拿大]卜正民 著 陈佳臻 译
九州出版社2025年7月第一版

这是国际知名汉学家、历史学者卜正民的明朝史研究近作，以气候变化对明朝农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物价、生活成本变化为切入点，从价格史入手分析明亡的肇因。书中提及“小冰期”的气候变冷是全球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卜正民惯常的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范围的研究姿态。本书史料丰富（包含大量当时的账簿、方志等），叙述流畅，文笔可读性强，横跨全球史、明清史、价格史、气候史等领域，凸显作者的学术积淀与眼光，予读者以看待历史另辟蹊径的启发。

由微观史折射宏观视野、以全球化眼光反观中国区域性历史，历史学者杨斌在这本新作中将视角投向故乡——浙西南山区的建德县（在古称严州府区域），故土情怀与学术使命并重，多方搜集资料，将微观、区域、国家、跨国相结合，钩沉历史年代更迭、行政编制变化、地域划分不同（甚至有相当部分已沉在水下）的严州府，书写与之相关的地理、人文、民俗，力求揭示历史叙事下严州府的本来面目，让“被湮没”不至成为“被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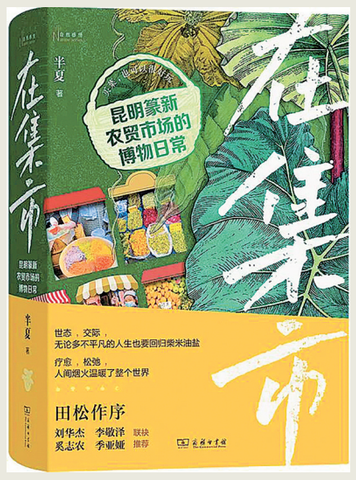
《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
[新加坡]杨斌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6月第一版



《鹅之书》
[美]李翊云 著 张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9月第一版

一封母亲来信，带来与本书主人公在法国小镇共度少女时代的伙伴的死讯……时间退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两个女孩的成长与梦想，用行动力、合作完成了朝向世界的表达，此后她们的人生走向渐行渐远。美籍华裔作家李翊云在这部体量谈不上厚重的长篇小说中用精巧、意味深长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虚构与现实、情谊与时间、迷惘与真相的故事。如果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略有了解，或许更能在这个故事中找到隐约闪现自传色调的投射。

近年来，坊间博物学图书琳琅满目，题材丰富，但像本书这样以菜市场为中心的博物书写，似乎以前还不多见，让人有眼前一亮之感。在这本书里，作家半夏记录了一年里她在昆明篆新农贸市场，以及在周边其他州市的农贸市场里的“博物日常”。上篇主要以节气为序，讲述二十四个节气里所见到的食材，写到食材的烹饪方法、与商贩的交谈和情谊，更以此牵引出背后的农户、大河小溪和深山密林；下篇为“集市食材博物志”，按照食用菌类、根茎类、芽尖花食类等分成十三类，对约三百种食材作了图文并茂的介绍。



《在集市：昆明篆新农贸市场的博物日常》
半夏 著
商务印书馆2025年5月第一版

（李宝 整理）

艳玲读书·《本草纲目》

一缕檀香续千年

□ 杨艳玲

若有一种香味能延续千年，那必定是李白诗中“香亦竟不灭”的檀香。自《诗经》“彼采艾兮”的草木清香伊始，香气便承载着从本草药理到心灵栖息的文化精髓，始终是中国人精神家园中最绵长的文化注脚。

许多人以为檀香仅与佛教相关，实则不然。檀香既是药材，亦是香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檀香有数种，黄、白、紫之异，今人盛用之。”檀香木的种类繁多，但每种檀香都有其独特的来源和特点。古时焚香如同吃饭睡觉般平常，香料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而檀香作为我国“四大名香”（沉香、檀香、龙涎香、麝香）之一，在香料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香料市场，檀香以其温暖醇厚的木质香气，成为调香师钟爱的珍贵香料；在香水领域，檀香精油因其卓越的定香性能而备受推崇；在护肤品领域，含有适量檀香精油的护肤产品能够改善皮肤屏障功能而成为“新晋网红”。

檀香原产于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及南太平洋诸岛，自汉代起，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本草纲目》将檀香收录于“木部”药材之中。檀香是独特的木质香，具有内敛含蓄的特性，深受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所追捧。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儒家思想教导人们，要温和守序，中庸而内敛，而檀香的香气正符合这种精神，成为宫廷贡品。唐代宗曾以“檀香千斤”赏赐功臣，宋代时檀香价格更是堪比黄金。自古以来，檀香是古人寄托情感于物的载体，亦是现代人自我疗愈的媒介，更是流淌千年的文化精髓和中医的重要符号。

檀香木最为广泛的应用在于制作檀香，并作为理气药材使用。《本草纲目》中详细记载了香气疗法，提及：“白檀调气，引芳香之物，上至极高之分，最宜橙、橘之属，佐以姜、枣，辅以葛根、缩砂、益智、豆蔻，通行阳明之经，在胸膈之上，处咽嗌之间，为理气要药。”可以想象，在古代医馆中，檀香常被用于调配各类药方，以助患者调理身体气机。檀香的香气能够有效疏散郁结之气，使身体气血运行恢复正常。除了在药方中的应用，檀香亦常被制成香囊随身佩戴。在一呼一吸间，檀香的药力得以缓缓发挥，让人在享受香气的同时，感受到身心的舒缓。这也是如今“芳香疗法”逐渐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古人的精神世界中，“熏香”亦被视为一种养生之道。据传，南宋时期，陆游在阅读书籍时，常喜欢焚香相伴。他曾赋诗云：“官身常欠读书债，禄米不供沽酒资，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在香气缭绕中，他品味人生，亦借此抒发其宏图大志。即便在贫困潦倒、无钱买酒之时，他仍不忘焚香，足见其对香的深厚情感。另一位对焚香情有独钟的诗人是才女李清照，她的词作亦可为证：“沉水香消人悄悄，楼上朝来寒料峭。”词句中，香，成为表达细腻情思的重要意象，展现出隐匿于字里行间的柔情与浪漫。

如果我说，我是闻着檀香的香气长大的，估计很多人都不会相信。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每天早晨六点便会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二楼的房间里点燃檀香条。檀香的香气随之透过木板的缝隙，悄无声息地飘到楼下。每天，我就在这淡淡的檀香中醒来，并在家中弥漫的檀香香气中渐渐长大，这让我自小便对檀香有着刻入骨髓的喜爱。有时放学较早，我便会前往二楼找奶奶，看她用小砍刀将一大块檀香木劈成小块，再改刀成两根火柴大小的檀香条。那时，家门口便是整个县城唯一且最热闹的集市。每当父亲和哥哥外出，只要遇见优质的檀香木，他们便会随手买下一块带回送给奶奶。檀香，已然成为我童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身处异乡，每当我心情烦闷时，只需点上一支檀香，或抹上一滴檀香精油，那熟悉的香气便会瞬间弥漫开来，仿佛奶奶那柔软的手，轻轻抚慰着我疲惫的心灵。

近几年，朋友圈中晒檀香、精油、咖啡、茶叶、旅行的人渐多，卷仕途、卷工作、卷商业竞争的朋友却渐少，那些曾被功名利禄裹挟、一路狂奔的日子，在檀香袅袅的青烟中找到了安放之所。追求自我愉悦，才是生活的真谛。点燃一块檀香木、品饮一壶清茶、聆听一段悠扬音乐、阅读一本好书，方为精神栖息地中最极致的文化滋养。檀香的香气，犹如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过去与现在、故乡与异乡、传统与现代紧密相连。它不仅仅是一种气味，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

古人用香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广泛熏烧蕙草、佩戴香囊等。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西汉错金银博山炉”，因其工艺精湛绝伦，被誉为“史上最豪华的香薰”。该博山炉以青铜为骨架，错金为装饰，据说当炉腹内燃烧香料时，烟气从镂空的山形中缓缓飘出，似仙气缭绕，宛若仙境。若古人有朋友圈，博山炉无疑是“凡尔赛”顶流。西汉武帝对香的喜爱，不仅自己须臾不离，还命中书令含香奏事，此后群臣佩香之风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文化逐渐普及至民间，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都喜欢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香料，以增添生活的情趣与韵味。到了唐宋时期，香文化迎来了鼎盛阶段。文人雅士们更是将用香视为一种高雅的生活情趣，香文化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穿越千年的时光，依然闪耀着迷人的光彩。

《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李时珍的一段话，大意是檀香可用于涂抹身体，且能消除一切烦恼。“白旃檀涂身，能除一切热恼。今西南诸番酋，皆用诸香涂身，取此义也。”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燃一炉檀香显得诸多不便。朋友开了一家芳香馆，她总是为我留下最纯正的檀香精油。每当疲惫不堪时，我和几位好友便会相约前往她的芳香馆，享受一次精油疗法。随身携带一瓶滚珠檀香精油，更是惬意的享受，为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无论是檀香木的淡雅清香，还是植物檀香精油的浓郁芬芳，这香气宛如一条穿越时空的河流，承载着我的童年记忆与成年后的情感，温暖着每一个漂泊的日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慢脚步，关注那些能滋养心灵的事物。檀香，这古老而神秘的存在，不管是燃烧还是涂抹，仿佛都能让人听见时光缓缓流淌的声音，所有的疲惫与纷扰随之消散，让人得以静下心来，与自己对话，与烦恼和解。

檀香，不局限于医家的药橱。它的生命历程，本身就是一场无声的守护。据说檀香树的生长极为缓慢，一棵檀香树从幼苗长至可供采割使用，往往需耗费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光阴。在这漫长的生长过程中，檀香树将风雨与阳光的精华，一点点转化为富含油脂、暗藏香气的木质，它犹如时间沉淀后的精髓，每一寸木质都蕴藏着日月的精华、大自然的馈赠。《本草纲目》中，对檀香的记载质朴而实用：“消风热肿毒，治中恶鬼气，主治杀虫。煎服，止心腹痛、霍乱肾气痛。”“白檀辛温，气分之药也。故能理卫气而调脾肺，利胸膈。”中医认为，檀香具有开郁散结、行气止痛、和胃去恶的功效。在传统的中医临床实践中，檀香的应用极为广泛。檀香以其独特的香气和卓越的药用价值，默默守护着人们，见证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续写着跨越千年的香道传奇。

世间百味，需借助五感来感知。檀香，更适合用嗅觉来享受。只有在你心神俱静之际，才能闻到檀香缓缓释放出的高雅、宁静、深远的气息，一丝一缕，渐渐融入你的呼吸。一缕青烟，一脉幽香，便能引领你步入一个静谧而悠远的世界，那里溪流潺潺，丛林深远；树影婆娑，清风明月。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世事如何变迁，檀香却能跨越时空之限，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续写着它那千年的传奇，而这个传奇，仍在延续。